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七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紹門

太平廣記卷七

神仙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遠

伯山甫　馬鳴生　李八百

李阿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黄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歲餘

矣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據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為主而金液之藥為上也初以居貧不能得藥乃養羊牧猪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大買藥服之常煑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四十許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

苦於人間故時人呼白石先生為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為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出神仙傳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

羊兒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萬日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

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出神仙傳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亷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

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説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内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為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

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謂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令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為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

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内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鬚髮鬒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劒黄色少髭長短中人形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

大將軍也有十二隊五伯士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

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采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為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盃無限也餚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于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說云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畧半耳豈將復為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

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産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即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逺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逺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逺語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

餘杭姥乞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
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
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
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
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
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
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
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

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
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
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
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
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帶
此符以傳敕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
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
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

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数十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乗一黄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

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出神仙傳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數人先世以来善惡功過有如臨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八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俛

首跪受杖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已二百三十歲兒八十矣後入華山去出神仙傳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為縣吏捕賊為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

道乃火隨之爲負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丘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歴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恒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車馬並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歴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怪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出神仙傳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歴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

歲因以為號或隱山林或居市廛知漢中唐公房有志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為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偽病困當欲死公昉即為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為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為之流涕曰卿為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悋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昉

乃使三婢三婢爲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爲
舐之即當愈耳公昉即舐復言無益欲公昉婦舐之最
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
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即爲具酒置大器中八百即起
入酒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
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授子度
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
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

中作藥藥成服之仙去出神仙傳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於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曾不審也有古強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

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强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强刀以擊石刀折壞强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强曰汝愁刀敗也强言實恐父怪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强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轢脚皆折阿即死强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强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强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八

神仙八

劉安　陰長生　張道陵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為事唯安

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内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黄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為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為離騷經旦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乃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

客以白王王使閽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横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吾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

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
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
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令則少矣
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
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
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
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鏁世務
沉淪流俗不能遣累負笈山林然夙夜饑渴思願神明

沐浴滓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禄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沖天矣八童子乃復為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具備仙學聞王好道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為江河撮土為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為暝一人能乘雲步虚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

濡刃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暴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為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景行宫易室一人能防災度厄辟却衆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為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劒自以人莫及也于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為

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壅閼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為交親伍被曾以奸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為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

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藉之人被人
誣告者其誣人當即死滅伍被等今當伏誅矣於是宗
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
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計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
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
萬幾而競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按
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
害行蟲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

親俱至彼使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即以左吳王眷傳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吳記具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為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為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廁三年後為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為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便

招募賢士亦兾遇八公不能得而為公孫卿欒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出神仙傳

陰長生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貴唯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鳴生不教以

度世之法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唯長生執禮彌肅鳴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為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盡即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後於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

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余為六矣二十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抱朴子曰洪聞諺書有之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令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不有學道得仙者陰君已服神藥未盡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數耳而俗民謂為不然以已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娱不耀文釆不

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況仙人亦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為哉陰君自叙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予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為真人行乎去来何為俗閒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為合神上士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為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黄素寫丹經一通封

以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黄櫨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黄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縑書合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来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我獨好道而為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清風承翼與我為儔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遥太極何慮何憂遨戲仙都顧愍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

忽未幾泥土為儔奔馳索死不肯暫休其二章曰余之
聖師體道之真升降變化喬松為鄰唯余同學十有二
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墮志行不堅痛乎諸子
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没幽壤何時可還嗟
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為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升彼
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章曰惟余束髮少好道
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避世自匿三十餘年
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

事聖師承歡悅色面垢足胝乃見誠實遂受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財千億使役鬼神玉女侍側令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出神仙傳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自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已

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以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鵠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錬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盖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為師弟子戶至數萬即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輪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

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為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以來所犯之辠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為約於是百姓計念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慙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為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即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

前水池陵常乗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賔客往来盈庭盖
座上常有一陵與賔客對談共食飲而真陵故在池中
也其治病事皆拯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
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
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
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
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来當得之此
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

昇者從東方来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説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授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為通使入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餘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為非故

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
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
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已衣買絹
而償之殊無恡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
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爲
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
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
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

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三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然

来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来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

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昇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没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八

太平廣記卷九

神仙九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

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令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為合藥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黄金金成服之昇仙臣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賜遺無數少君常與武安侯飲食坐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名乃言曾與老人祖父遊夜見小兒從其祖父吾故識之時一座盡驚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

座帝按言觀其刻字果齊之故器也因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五十許人面色肌膚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錢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問少君

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斂忽失屍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猶憎歎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親愛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方用戊巳之草後土脂黄精根獸沈昉先莠之根百卉花釀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淨調其湯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為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

齒落更生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為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頻上書諌武帝以為人生則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將為天性非術所致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常聞武帝說前夢恨惜少君仲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其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觧官行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仲躬唯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

十餘乃死囑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懷恨于黄泉矣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事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時有文成將軍亦得少君術事武帝帝後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為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具言之帝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屍而藏之乃收捕檢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方士

更於甘泉祀太乙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焉出神仙傳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伏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許人郄元節左元放皆為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竪頭在下足向上

以一手持盃倒飲人莫能為也元方有妻子不畜餘財頗種五穀時失火諸人並来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籬下視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鑿水邊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来窟前有一栢樹生道邊後棘草間委曲隱蔽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尋窟室得見曰人皆来不能見我汝

得見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無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無所授者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即頓授二人可授不授為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為泄天道皆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餘年暫還鄉里時人尚有識之者出神仙傳

王烈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黄精及鉛年三百三十

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少時本太學書生
學無不覽常與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無不該博中散
大夫譙國嵇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
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
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
石石中有一穴口徑潤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
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
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擕少許歸乃與叔

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琸琸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着架上暗書得數十字形體以示康康盡識其字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食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

也河東聞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晋永寧年中出洛下遊諸處與人共戲鬬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九破的一年復去又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時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出神仙傳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

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為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閭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為菴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蓐襯坐其身垢汚濁如泥潦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遊衣獘則賣薪以買故衣着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又不肯語經益以為賢彼遭野火燒其菴人往視之見先危坐菴下不動火過菴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

更作菴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菴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菴求之見先熟臥於雪下顔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臥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出神仙傳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髪自覆身髪長丈餘又

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乞貧
下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楊駿為太傅使傳迎之問訊
不答駿遺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
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為狂後乃知駿
當誅斬故為其象也駿錄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駿給棺
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因寄書與洛
下故人嵇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
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

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
彈琴於是登彈一絃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絶思
也出神仙傳

呂文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
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乃勤苦艱險如
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兾有微
益耳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

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新學者公既與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罪不足教授耳若見收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恭即拜辭三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問呂恭家人

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来乃問此久遠人也吾昔聞先人說云昔有吕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為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恭有數世子孫吕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来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跣出拜曰仙人来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已年八十服之即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

世世不復老死出神仙傳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爲長吏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逆吐不用以草

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百餘日
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
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遂斷穀不食
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
也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九

太平廣記卷十

神仙十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為菴于河之

濵帝讀老子經頗好之勅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齋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遥問也帝即幸其菴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即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俯仰而荅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

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惟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来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泯合帝甚貴之論者以為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漢文心未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耶出神仙傳

劉根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崢嶸峻絶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鬢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

曹趙公往山達敬根惟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頴川太
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
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
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宫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着
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絶每用有效
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為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
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
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為耶間當至耳若不去

恐諸君招咎謂卿等不敢来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賔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顔色不怍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捉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硯及奏按鎗鎗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衆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齎刀劔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来

又壞壁復如故根勑下車上兒其赤衣便乃發車上披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因之懸頭聽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為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求放赦先人根勑五百兵將因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

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今當来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掾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懽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皆年十五六余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其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

而為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摶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并神藥

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黄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虚駐顔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所禀而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赦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

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得歆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鬬爭此乃尸與神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見根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来取或數聞推問有人對答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測其端也根乃敎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鷄頭山仙去出神仙傳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牀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真能死

汝但恕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别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岳山去不復還也出神仙傳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

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鄽人未曾見聞說者意不解意期則為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於是乞食得物即度與貧人於成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栗劉玄德欲伐吳報關侯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

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恱果為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略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顔色若懽恱則善慘慼則惡後入琅琊山中不復見出也出神仙傳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居壺谷中乃凡民也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

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巔垂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之神也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来採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為之採菖蒲服之經二年帝覺悶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惟王興聞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鄰里老少皆云世世見之竟不知所之出神仙傳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為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砦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求哀其人行諸砦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

惡疾已見疎棄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活猶所甚
願況服藥豈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栢脂各五升賜
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廢
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强健乃歸家家人謂是鬼具說
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
鳥年七十餘食雉兎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
七十夜卧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
一日一室内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寸

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懽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出神仙傳

王遥

王遥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帊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

禍者遥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入在獄中或狐狸鼉虵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即愈遥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遥數十年未嘗見遥開之一夜大雨晦暝遥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錢出冒雨而行遥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遥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遥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遥辭去收三簧皆

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為久在俗間遙答曰我如是當來也遙還家百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遙先有葛单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著此夜皆取著之其妻即問曰欲捨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不遙曰獨去耳妻即泣涕曰為且復少留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而去之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仙也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十

太平廣記卷十一

神仙十一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人狀如五十許人面

有童子之色肌膚光華不與俗同帝問有何道術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者教臣絕穀但服朮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八毒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為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日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老父後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出神仙傳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漢駙馬都尉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鬱紫氣髙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對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詔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脚冷不能自溫口乾舌苦滲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痹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體雖勇無所疾患氣力乃如壯時無所憂患

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非忠臣也子都對曰臣誠知此道為真然隂陽之事宮中之利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為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出神仙傳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丘子

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嵗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甞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乞得侍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憑行并有雜貨約直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拔刃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溫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祿當勤身苦體夫何有靦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賊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饗烏鳶之法汝等弓箭當何所用於是賊射諸客箭皆反著其身須臾之間

大風折木飛沙揚塵憑大呼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絕而衆兵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其中首帥三人即鼻中出血頭裂而死餘者或能語曰乞放餘生改惡為善於是諸客或斫殺者憑禁止之乃責之曰本擬盡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為賊乎皆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爾憑乃勑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乃勑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

枯死又有古廟廟間有樹樹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鳥不敢巢其枝憑乃勑之盛夏樹便枯死有大虵長七八丈懸其間而死後不復為患憑有姑子與人爭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助為之言者四五十人憑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輩敢爾應聲有雷電霹靂赤光照燿滿屋於是敵人之黨一時頓地無所復知太守甚怖為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寬威靈當為理斷終不使差失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漢孝武帝聞

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輙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效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偽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搶地以火焠口無氣帝大驚曰非此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鄉復歸鄉里顏色更少出神仙傳

欒巴

欒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

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為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

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蹤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為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為廟神今走至此故来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設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齎符来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便為一貍

叩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貍頭墮地太守女巳生一兒復化為貍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為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為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人生為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飲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為雨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詔抵罪乃

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聞巴還成都與親故别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去時亦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出神仙傳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

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記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顔色如故曹公自謂生民無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耳公曰無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為設酒曰今當遠曠乞分盃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温酒尚熱慈拔道簪以撓酒須

臾道簪都盡如人磨墨初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道簪以畫盃酒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即飲半半與公公不善之未即為飲慈乞盡自飲之飲畢以盃擲屋棟杯懸摇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莫不視盃良久乃墜既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勅收慈慈走入羣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羊果餘一口乃知是慈化為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待見先生暫還

無怯也俄而有大羊前跪而曰為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於是羣羊咸向吏言曰為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受執入獄獄吏欲拷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著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著葛

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知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荆州来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盃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

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入東吳有徐墮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荊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

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在馬前著木屐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著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意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乃仙去出神仙傳

大茅君

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漢元壽二年八月巳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盈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冷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章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修條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正一上玄王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節𪅳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食芝佩璽服衣玉冠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

節隱芝者位為真卿食金闕玉芝者位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為司祿食長曜雙飛者位為司命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在左御史之任子盡食之矣壽齊天地位為司命上真東嶽上卿統吳越之神仙綜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太帝之命賜紫玉之版黄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事畢俱去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為盈設天厨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携王

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固及衷事訖西王母昇天而去其後紫虛元君魏華存夫人請齋於陽洛之山隱元之臺西王母與金闕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之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珠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真

人赤松子桐栢真人王喬等三十餘真各歌太極隂歌之曲王母為之歌曰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羣拂霄上虎旆攝朱兵逍遥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刼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岳擬貞幹玉英燿頹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受靈嘉會降河曲相與樂未央王母歌畢三元夫人荅歌亦畢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陽左公太極仙伯清靈王君乃攜南岳魏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

過句曲之金壇宴太元真人茅叔申於華昜洞天留華存於霍山洞宫玉宇之下衆真皆從王母昇還龜臺矣

出集仙傳

太平廣記卷十一

太平廣記卷十二

神仙十二

壺公

薊子訓

董奉

李常在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

有費長房者為市掾忽見公從遠方来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惟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来長房如其言即往公語房曰

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
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惟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
閣道公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
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敎故得見我長
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積罪却厚幸謬見哀憫猶入
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
憐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
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

取之不能舉盎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

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

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

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

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

置卿所臥處黙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

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

所公乃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

日又内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綯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即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賜子為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為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巳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惟一竹杖方

信之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南有鬼怪歲輙數来郡中来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爾乃還去甚以為患房因詣府聽事正值此鬼来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来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改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温良無故導從唐突官府

自知合死否急復真形鬼須臾成大鼈如車輪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出神仙傳

薊子訓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任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惟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顔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常閑居讀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比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即死鄰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往問之曰復思兒否鄰曰小兒相命應不

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惟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明旦皆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謁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鄰居為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

得子訓来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尚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為虛飾吾巳具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来詣子訓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皃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後即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訓問曰誰欲見我

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来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見者語之令各絶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絶客灑掃至時子訓果来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日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時所服飾顏貌無異惟所言話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八采故欲

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我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来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騾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噏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

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聞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出神仙傳

董奉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為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罷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為他職行經侯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往日問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

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内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揺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顔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户户纔容一人以燮内一户中乃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户外人言云太乙遣使來召杜燮又聞除其户土良久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

持節呼夔上車將還至門而覺夔遂活因起謝曰甚蒙大恩何以報効乃為奉起樓於庭中奉不食他物惟啖脯棗飲少酒夔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餘辭夔去夔涕泣留之不住夔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惟要一棺器耳夔即為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夔以其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為謝夔好自愛理夔聞之乃啟殯發棺視之惟存一帛一面

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癘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来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匝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日病者身赤無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彦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齎酒脯見奉陳大

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為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即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裁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

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奉每年貨杏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斛縣令有女為精邪所魅醫療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鼉長數丈陸行詣病者

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即愈奉遂納女爲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出神仙傳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月微

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去時從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請一小兒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即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兒遣歸置其家所卧之處徑還勿與家人語二子承敎以杖歸家家人了不見兒去後乃各見死在床上二家哀泣殯埋之百餘日弟子從郫縣逢常在將此二兒俱行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各附書到二家發棺視之惟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

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謂後妻曰吾兒欲来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餅與之及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十年日夜思戀聞父在此故自遠来覲省不求財也乃止三十日父不還兒乃欺其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於草間常在還語婦曰此兒詐言如是當還汝語之汝長不復須我我在法不復與汝相見乃去少頃兒果来母語之如此兒自知不復見其父乃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

復娶妻有父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十二